

G E N E S E

Michel Perles

米歇尔·塞尔著

万物本原

蒲北溟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BIBLIOTHEQUE DE FRANCE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G E N E S E

万物本原

米歇尔·塞尔著

蒲北溟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物本原/(法)塞尔著;蒲北溟译. —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11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ISBN 7-108-00902-1

I. 万… II. ①塞… ②蒲… III. 思想史—研究—世界 IV.
B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05333号

丛 书 名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
书 名	万物本原
作 者	[法] 米歇尔·塞尔
译 者	蒲北溟
丛书主编	杜小真 罗荃 孟华
责任编辑	倪 乐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协助 王燕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县觅子店印刷厂
版 次	1996年11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7.125
字 数	126千字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11.80元

《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总序

法兰西使人发现她是这样一个民族，人们可以凭借精神与情感——犹如凭借种族归属于她。

——勒维纳斯《困难的自由》

法兰西之独特魅力源于她的灿烂文化。当今西方文化学术领域诸多重要思潮及流派均可溯源于法兰西。故欲了解西方文化、促进中西文化沟通，不可不对法兰西文化作深入、中肯的研究。然而，当代法国诸多文化学术重要作品于国内介绍甚少，更因所译作品多系英、德文转译，有碍读者对原作之正确理解与认识，甚而造成某些理论不实与失误。故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法语学术著作的译介，确是当务之急。

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组织翻译《法兰西思想文化丛书》，意在向广大读者译介法兰西文化学术精品，促使法兰西文化学术译著规模化、系统化。丛书所选，以当代法国名家名著为主，从文化角度收入当代法国哲学、社会学、宗教、人类学、历史、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比较文化与比较文学等领域的优秀代表之作，分五个系列编辑。企盼《丛书》能够成为既具学术品味又具普及性的

书库,有助读者凭借精神与情感感受法兰西文化,实现中法文化学术之真实、深入而持久的交流与对话。是所望焉。谨为序。

北京大学中法文化关系研究中心

2006.10.03

谨 向

安内特·格吕讷·施卢姆贝格尔

表示敬爱和感激之情。

“我只是像从前卡尔托尔山的神鹅一样，听到来犯者的嘈杂声便高声喊叫起来。”*

摘自托马斯·霍布斯

《利维坦》献词信**

* 公元前 390 年，高卢人侵入罗马，卡皮托尔山的神鹅闻声大叫，唤醒居民抵抗入侵者。

** 1651 年 4 月《利维坦》一书发表时，托·霍布斯将写给友人弗·戈尔多芬的信附在正文前面，作为本书的献词。

本书的所有注释除注明者外皆为译者注。

《万物本原》中文译本

序言

中国和法国都拥有出色的农业。越过高山、平原，跨过大江大河，我发现从前中国的农民以非凡的智慧雕琢塑造了自己的国家，如同法国农民描绘出自己的国家一样；当然，他们彼此采取的方式不同，但是实际上却是同一种方法。于是在欧亚大陆的两边便出现了地上的天堂。我曾有幸在这蚕桑繁盛、沟渠纵横、稻田连绵的富饶地区流连忘返；那时，我首先对中国怀有仰慕之情，后来才试图从那里的城市、人民、历史和艺术来了解这个国家。

如果一种文化熟稔农事耕耘，理解这种坚忍耐心的劳作，深知天时虽然变幻无常，而桑耕繁衍不绝，生死循环，胚胎发育，并且开花结果，那末，它就更能理解《创世纪》中的劳绩和奇妙之处。将来有一天，会不会有些法国或中国的农民读我的书，我是否有这样的殊荣，现在都不得而知。但是，我已经谈到了由时间和由时间产生的万物和生命所提出的哲学问题；因为我在童年时，也曾与父亲和家人一道在农村生活和劳动，在河边上，和庄稼、牲口打交道，如同中国的农民一样，他们就是我的长辈，是我敬爱的手足兄弟。

我对把这本书译成他们国家优美语言的译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我也由衷地感谢他们的国家，它曾使我亲眼看到那里秀丽的景色和纯朴的人民。

米歇尔·塞尔

1995年9月22日于巴黎

简短的故事

今年夏日天空晴朗，我驾驶帆船，在阳光下乘海风缓缓漂浮，一天清晨，漂流到马尾藻海*附近停滞的碧绿海域，那真是一片神秘的地方，晨曦映照，海面上浮光耀金，形态万千，彩色纷呈。我顺水漂游，眼前上百公顷海面上遍布无数起伏漂荡的瓶子，我不禁为之愕然。无疑每个瓶中都装有一个信息，每个瓶里都装填着贝壳和石子，都有各自的分量和细微的波动，每个瓶都带有各自的希冀和失望。强劲的风把这些瓶从四面八方、从远远近近的地方吹到了这里。瓶与瓶有规律的或是偶然的互相碰撞，发出尖脆响亮而又不和谐的声音，这响声直上云霄，直到天边，充满陶醉的空间。

次日夜间，一大片马尾藻使我陷入险境，这时我就要沉没了。我急忙用些瓶子做成一个筏，这些瓶子做了我的浮筒和羊皮袋，我就这样回到了波尔多。

* 北大西洋安的列斯群岛以北海域，有马尾藻属海藻漂移，海面极平静。

本书的目的

我在下述文字中叙述给读者听的，也许让读者听到的，是哲学上的一个新课题。

一群乱噪的候鸟，一群划破柔滑水团的鲱鱼，一片遮天蔽日、沙沙作响的蝗虫，麋集一团、响声如雷的蚊虫……诸凡鸠合成群，密集成片，游走移动的群落，并且以其嘈杂声占据空间的，莱布尼茨把这样的东西、这样的总体称之为—堆东西。他的功绩在于使人看到这些东西，这些总体，尽管他曾贬低过这些东西，把它们只看作是一堆石头，尽管他把这些东西列入和谐之列，使之缄默无声。

我们沉迷于单元，觉得只有单元才是合理的。我们并不看重感觉，因为感觉给我们提供的信息都是一阵阵接连涌来的。我们也藐视世界上作为总体出现的东西和我们身上作为总体出现的东西，因为我们觉得这种总体只有在归入单元的情况下，才有点存在的东西的地位。就事物的分解与聚合来说，这两者本来是没有矛盾的，不过和我们的看法却是抵触的。莱布尼茨认为，繁多性不过是半存在的东西。一车石头并不是一座房子。单元至少有两

方面使我们赞叹，一是总和方面，一是部分方面。一群家畜从其整体上说一定是一，而一群家畜必定由一定数量的羊羔或水牛组成。我们希望有一种原则，一种系统，一种一体化，同时也要有各种要素、原子、数量。我们需要这些东西，我们也创造这些东西。这就如同唯一的上帝和许多相同的个人的关系。一堆东西本身并不是一个成形的物件，我们认为它是在理性之外的。计算整数始终是这种认识的奥秘的基础，在这方面我们都是毕达哥拉斯学说的信徒。我们只是想到许多的单子论。

不过，我们对一和多都并不太确信。我们从未发现真正属于原子的、最终的、不可分割而本身又不是组合成的因素。不论在纯科学或是精神科学方面都是如此。探索基本因素从根底上便动摇退让了。在我们的分析面前，顽强的个体如同地平线一样后退了。这样一来，我们的认识又重新回到总体上来。可是，另一方面，整个的单元也不大容易理解。我们曾经丢掉了大世界，现在我们又失去基本粒子。我们使具体的人和一般的人都变得模糊不清了。很久以来，我们就放弃了单元的认识的希望，在一种规律的完全影响下，我们生活、思考和集合在一起的可能性是相当少的。普遍性仿佛成了无限膨胀起来的局部，除此之外，便别无其它。因此，理性便要求有一条路，能够引导我们从位于彼处的单子，或者说从某一地方，达到总的单子论；可是我们应该承认，并不存在这样的路，或者是没有一个可以确定的界限。如果放弃多而去寻求一，理性是不

是就等于舍本逐末，取舍不当了呢？理性常常使用些概念，往往最分散的繁多性便在单元的掩盖下得以藏身。

无疑由于这种失望的心情，我们只得放弃徒劳地探索各种存在的东西，而去寻求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相信这是个决定性的进步，也许这只是一种偏向。要素成为各种关系的会合处或交点，如同高速公路的交叉点或交汇处一样，每个系统都被描绘成衔接的网络。从局部来说，不是设想两种因素中究竟谁是谁的子集，而只是强调指出两者之间的关系、相似和差异这条界线。就总体来说，任何系统论都可以成为单纯物或复杂物的图形，因为一切事物都是首先在黑箱内部准备好的。我们并不在乎其中的内容，我们只考虑如何安排各种图形。因此把上述这种推论从微粒运用到联系的关系上，并没有什么特大的改变。现在我们已经非常了解，莱布尼茨在晚年已经构思了第二个单子论，就是 vincula * 单子论，即联系单子论。这样又出现了疑问。首先，是不是有不可分析的联系呢？除了我们加上的表示联系的简单的箭头标志，我提不出其它的论证，甚至是一个联系原子，或是确实不可分解的原子也没有。不过以前我是相信这种论断的，现在也仍然相信，只是我并没有把握。谁又能自嘲从图形的另一面考虑过，或是设想或建立起来一个作为普遍网络的交流或

* 拉丁文：联系。

联系的总的系统呢？这个网络会传递什么呢？怎样传递呢？最后会产生怎样悦耳的声音，怎样不和谐的噪音呢？是不是什么样的耳朵都可以听到它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联系怎样变成存在的东西，而存在的东西又怎样变成联系的，下面我们还要谈到这个问题。

从前我曾讲过云彩的例子，我讲过总体都很模糊的看法，我画过火焰仿佛像流苏一样摇曳，它始终变化不定；我从来没有设想过繁多的本来面貌，从来没有设法使它化为一个单元。现在我尽力利用大括号、圆括号和综合的办法，通过这些办法，我们把繁多性置于单元的范围之内。繁多，这就是本书的目的。可是，如果我根本不用概念来帮助解释，难道我能够谈论繁多本身吗？我尝试着打开里边藏着繁多的几个黑箱，繁多在里面冻结的几个冰冷的箱，繁多在里面沉默无声的暗哑的箱。最后还是没有希望，我便试图打开潘朵拉的盒子。

由此便出现洪水泛滥或是嘈杂混乱的状况。

请看繁多的本来面貌。它是一个没有确定性、没有要素也没有界限的总体。从局部上说，它不是分开来的具有特性的个体，从整体上说，它也不是众多个体的总和。因此，它既不是一群飞鸟，也不是一群游鱼，一堆柴草，一群蜜蜂，一群母牛，一群猎犬。它不是一堆东西，但也不是离

散的。它也许有点粘性。它仿佛是雾霭下的湖水，大海，莽苍的平原，背景噪声，人群喧哗声，时间。

我不知道，或者说我不太知道繁多处于怎样独特的位置，我不知道它的地点，我也不太知道如何测定它的方位。我对它内部的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时间长短和错综复杂，都不甚了了，我对它的周围环境也知之有限。它以自身不大能预见的运动侵入空间，或是自行消逝，占据位置或是让出位置，或是创造位置。我是否陷入了这种繁多而不能自拔了呢？是陷入了，还是没有陷入呢？它伸向四周的边缘把我攫住，又把我放开，我听到它的声音，随后又失去这声音，对于这样的繁多，我只是有些并不完整的信息。

当我们把繁多性归入单元的范畴之内，归入一种概念或是一个黑箱时，我们并没有把信息分割开。信息是完整的或是不存在的。我们总是设想我们不知道或者是全都知道，就是绝对的是和否。可是一般说来，我们对各种事物都是知道一点，知道的不多，比较多或者很多，这样多少不等，甚至在最突出的硬科学、最尖端的科学方面也是如此。就我们掌握的大部分知识和采取的大部分行动来说，我们都处在繁多的面前或是在繁多之中。如果没有一个特性原则，如果没有简易而便当的一体化结合，如果没有清楚明晰的概念，如果没有观察者和被观察物之间的清晰分别的边缘，我在这里指出的就只是一般信息的特征，具有定型的一定大小范围、并且容易变化的信息，

不过我还是想写为既不是不存在的、也不是全面完整的信息。不论信息是完整全面的、还是不存在的，单元却总要出现，比如概念或是黑箱，事实或是无知，无理性或有理性等这样的例外。我们既不是神，也不是大天使，既不是石头，也不是死人。

繁多保持着本来的原始状态，很少统一一致起来，不过它并不是认识论中的庞然大物，相反地，它就是司空见惯的各种情况，包括普通学术的状况，通常的知识，日常的研究，总之，就是我们寻求的共同目的。但愿上述的科学知识去掉它的傲慢自大，去掉它的盛气凌人、喋喋说教的神气，丢开它那咄咄逼人的气势，出于仇恨地自命一贯正确；但愿它说实话，心平气和地屈身俯就普通的知识。现在它已经赢得世俗权，并且像教士一样占有优势，将来它还能这样吗？它还愿意赞扬它的至高无上的理性和民众当中的智慧相结合吗？

本书的目的既新颖而又平常。我们到处都体验到这个目的，可是理性却仍然不愿理会它。

繁多，就像水、大海一样。接连而来的感知，不论是来自内心的，还是来自外界的，究竟怎样来区别它们呢？我被拖进、被卷入的每一个环境，比如在我面前这片森林，我怎么能知道它是没有尽头的呢？我怎么能知道，有一天我会走到树林的边缘呢？我分不清这片大树林中所有的树木。一片嘈杂声向我袭来，我无法掌握它来自何方，因

此它的膨胀扩大是无法控制的。噪声、背景嘈声，这不停的喧哗声，就是我们的信号，我们的信息，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言词，不过是它那持续不断的波浪上一个短暂的、高高的激浪。在迷茫的平原后面，又是一片迷茫的平原；过了一片沙丘，又是一片沙丘；在恒河三角洲的支流后边，又有我不曾见过的上百条恒河的支流。时间之歌和仇恨，浸透我们心灵的仇恨，仇恨永远和“我们”这个词联系在一起，这种粘粘糊糊的仇恨把这个词分开，又使它连接起来。这就是边缘不可接近的集体，我们试图用某种客观态度去思考的集体。是充满激情的人群或是循规蹈矩的人群，广场上常见的人群或是蜂涌上前时难以对付的群氓。生命，遮盖着我的生命外衣，产生生命之场，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有生命的个人。死亡是肯定的，但是什么时候死是不肯定的。生命，我的生命；作品，我的作品；我的工作，我的计划，具有或没有杰作的荒漠，具有或没有顶峰的卡尔迈勒山*。大海、森林、嘈杂声、噪声、社会、生命、劳作和时日，这都是普通平常的繁多，我们几乎很难说它们是对象，然而它们却要求有新颖的思想。我极力在思考繁多的本来面目，让它随意飘摇，而不用单元去理解它，抓住它，让它自由浮动，安安静静地保持原状。这就如同在水下无数柔软的海藻一样。

我试图设想时间具有什么样的形式。我清楚地知道，

* 以色列西北部山岭。